



叶盛章(1912—1966)，祖籍安徽太湖县，著名京剧武丑演员。

叶盛章生于太湖叶氏梨园世家，父亲叶春善是京剧富连成科班主事。叶盛章少年进入富连成科班学习武丑行，得到萧长华、王长林等名师亲授，练就一身过硬的武功。他翻跟头没有一点声音，无论翻什么花样儿，落地时都像一团棉花那么轻。由于他的功夫好，以至在观众中传说他能飞檐走壁。

1947年，盖叫天以双头牌名誉特邀叶氏到上海黄金舞台联袂演出《三岔口》，被誉为南北双绝。1948年富连成社解散，叶盛章组班全新社，首开武丑挑大梁的先河。叶盛章在京剧武丑行攀上了一座高峰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流派。纵观京剧发展近二百年的历史，以一个丑角演员自立班社、独挑大梁者，只有叶盛章一个人。

叶盛章为人耿直，有着强烈的民族气节，抗战期间，他曾几次教训日本人，表现出一个中国艺人的大智大勇和爱国情怀。

教训日本浪人

抗战期间的某年夏天，叶盛章领着姐姐、表姐几人，到中山公园游玩。他们正在茶座喝茶时，来了五六个日本浪人，看到叶盛章的姐姐、表姐们长得漂亮，端起相机照个不停。叶盛章一看，顿时就发火了，站起来走到日本浪人面前说：你们不能随便拍照，她们是我的亲属！

日本浪人哪把叶盛章放在眼里，蛮横地说：只要我们高兴，愿给谁照就照。当时吓得姐姐、表姐



们就往树林里躲，那群无赖还嘻皮笑脸在后面追。叶盛章忍无可忍，把两只胳膊一横，挡住了几位浪人的去路。日本浪人恼羞成怒，呼啦啦围住叶盛章，想要殴打他。可是打了半天，根本打不着叶盛章，个个累得气喘吁吁。叶盛章挥动拳头，那几个浪人根本不经一打，扯开脚就逃走了。

几个路人担心地劝叶盛章：叶先生您快逃吧，这群王八蛋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准是去叫宪兵队了。叶盛章一抱拳说：谢谢各位的好意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咱们中国人越怕他们，他们就越欺负咱们，就得跟他们斗！

智走上海

1939年春天，叶盛章应上海天蟾舞台之约将去上海演出。北京前门车站有一群汉奸，因为以前受到叶盛章的教训，这次借机报复，放出话来：叶盛章要去上海，让他先请客，不然，休想从铁路上走。

出发那天，弟弟叶盛长带着剧组和道具早早来到车站。车站入口挂着两块牌子，一块写着中国人行，一块写着皇军军官行。一会儿，叶盛长看到哥哥叶盛章的汽车进了站，在皇军军官行的人口处停下来。只见车内下来一个日本高级军官，脚穿大马靴，腰挂长剑，气势汹汹进了站，把门的汉奸和宪兵还有一个劲地行礼。叶盛长看这军官好面熟，仔细一看，正是哥哥叶盛章！叶盛章一上车，直接进了日本人的专用车厢，一路大摇大摆到了上海。

直到住进上海的旅馆，叶盛章才脱去日军军官服装。弟弟责怪他：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冒险？叶盛章笑笑说：因为我知道日本军人最讲究服从，下级是不敢盘问上级的，一般的大佐就没人敢问，



一次误译让广西六寨万人遭殃

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，美国正式对日宣战，派出了飞行队支持中国抗日。但是在1944年，处于豫湘桂战役前线的广西六寨却遭美军轰炸，造成上万平民死亡。

1944年冬，广西桂林失守后，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由柳州撤至河池镇。随着情况日益紧张，第四战区长官部即作后撤的部署，计划第一步撤至黔桂边界的南丹县六寨镇，第二步向贵州的独山、都匀、贵阳方向撤退。1944年11月10日，柳州沦陷，黔桂铁路、公路上的难民更加混乱，不计死活。这股妻离子散的悲惨人流，长达100公里。

11月25日下午1时许，

9架美国飞机突然出现六寨街上空，扔下无数重型炸弹。难民群集之处，血肉纷飞。飞机又盘旋俯冲，用机关枪轮番扫射。六寨小镇，炸死、炸伤、烧死者尸体举目皆是，上万难民葬身火海之中。据张发奎后回忆，当时一群飞机低飞掠过六寨，大家清楚地看到是美国飞机，都高兴地冲出去观看，孰料飞机居然扔下了炸弹。这群飞机低飞盘旋，轮番轰炸半个多小时，把这个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的小镇化成了一片火海。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特务团死亡过半。军训部中将陈克球，干训团少将教育长王辉武，另有一个少将高射炮指挥官，8个上校和200多员长官及800

多名士兵，都葬身于美机的炸弹下。

六寨惨案后经查明是美机误炸。当时，有大量军用列车的物资、武器，停在南丹县城东南方向的六甲、拔贡、八圩等火车站，无法运出。日军已进入六甲，国民党重庆方面得到第九十七军电报后，与美空军研究决定派飞机轰炸。六甲距六寨有50公里，九十七军对空联络指明是要求炸六甲，美机领航译音错误，把“甲”译成“寨”，一字之差，使近万人死于非命。事后追查责任，中美互相推诿，不了了之。

（摘编自《文史春秋》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
何况更高级别的军官。你们知道我戴的是哪一级官员的肩章吗？少将！他们谁敢问？真要有人敢问，我就揍他们！

痛打日本人

叶盛章的父亲叶春善去世，安葬于永定门外一块买来的坟地。北京沦陷后，有一天，来了一个叫作白鸟的日本商人，也是一个日本军官，把永定门外一大片地全占了，要建一个仓库，其中包括叶春善的坟。叶家人不得不迁坟，但心里很不服气，还去法院起诉白鸟，但在日本人的天下，这样的官司自然是打不赢的。

叶盛章气不打一处来。一天，他又穿上日军军官的军服，雇了一辆汽车，直接去了白鸟的办

公室。门口站岗的哨兵一见他的派头，也没敢盘问。叶盛章一头撞进白鸟的办公室，当时屋子里有许多人正在商量事情，叶盛章直接把白鸟揪了起来，当着众人的面，一顿拳打脚踢，把白鸟打了个鼻青脸肿。有意思的是，白鸟挨揍时，连眼皮都不敢抬，更不用说还手了，嘴里还一个劲唉声叹气地叫着。

叶盛章打得痛快之后，扭头就走。白鸟和手下的职员们还送出门外，站成一排，对着叶盛章的屁股鞠着九十度的大躬。

叶盛章曾经感慨言之：只恨我没有机会跟着抗日的队伍走。倘若有人介绍我参加游击队，我宁可不唱戏了，也要使出我这浑身武艺，狠狠地揍日本鬼子。

由于耿直的性格，文革一开始叶盛章便受到残酷的迫害。1966年，叶盛章在北京跳湖自杀，终年54岁。

（余世磊）